

童年禁忌空间的突围与防守

——以汤汤的“鬼童话”系列作品为例

贾珊

(兰州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儿童文学对空间的审查历来是严格的, 其普遍的空间背景是诸如学校、卧室、后花园等一般意义上的安全之地, 不过随着成人儿童观的发展, 许多从前被视为童年禁忌的空间也逐渐成为儿童文学的书写对象。汤汤的“鬼童话”系列作品将鬼怪灵异空间引入儿童文学, 是站在儿童立场对传统童年禁忌空间的一种突围, 此外, 其艺术化的处理方式使得这一空间摆脱了可怖性并成为安置儿童的安全之地, 也是站在成人立场对童年禁忌空间的一种防守。

关键词: 汤汤; 鬼童话; 童年禁忌空间; 空间界线; 突围与防守

中图分类号: I2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9) 05-0011-04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9.05.003

Breakthrough and Defense of Childhood Taboo Space: Taking the Series of the Ghost Fairy Tales by Tang tang as an Example

JIA Sh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China 730000)

Abstract: The censor for the space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strict. Its universal space background is a safe place in the general sense such as schools, bedrooms, and back gardens.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views from the adult, many of the spaces which had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childhood taboos space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objects of writing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 ghostly spaces are introduced into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the series of "ghost fairy tales" by Tang tang. It is a kind of breakout from the child's standpoint to the traditional childhood taboo space. In addition, its artistic treatment makes the spaces get rid of the horror and to be the safe places for children, and it is also the defense against the childhood taboo space in the adult position.

Key words: Tang tang; ghost fairy tale; childhood taboo space; space boundary; breakout and defense

一、童年禁忌空间的一种：鬼怪灵异空间

关于童年禁忌的概念, 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学者方卫平教授曾对其作出这样的界定: “所谓‘童年禁忌’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 成人基于特定的童年观及对儿童成长的文化期望、价值要求等所建立并存在、渗透、体现于儿童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禁止的统称。”^[1]由此可见, 在由成人和儿童所组成的社会权力结构中, 成人作为权力的主导方基

于保护儿童的观念强制性的为儿童设定了颇多禁忌, 空间禁忌是种种童年禁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常生活中, 为了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 靠近水、火、电的地方以及医院病房、酒吧、网咖、成人用品店、祭祀场所等地方都是成人极力避免儿童去接近的空间。儿童文学作为成人作家提供给儿童的重要精神养料之一, 在对空间的处理上也深受成人社会固有的童年禁忌空间观念的影响, 因而多表现朗朗读书声的校园、和睦美满的家庭、五彩缤纷的花

收稿日期: 2019-03-15

作者简介: 贾珊 (1997—), 女, 吉林松原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园、温情感人的动物世界以及奇妙有趣的幻想世界等空间。总之，这些空间背景作为儿童在文学中的精神家园，在成人看来是安全稳定的，所以是他们放心且愿意让儿童去接触的空间。汤汤的“鬼童话”系列作品所呈现的空间背景则完全不同，她一反传统观念，巧妙地将童话故事放置在一种传统意义上的童年禁忌空间——鬼怪灵异空间之中，产生了新的审美效果，也开辟了一条童话创作的新的可行性路径。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鬼”是一种可怖又不详的存在，人死而为鬼且鬼多伤人，导致人们对其唯恐避之不及，因而在文学表现中，“鬼”的形象也是恶多于善的。相比于成人，儿童的身心的确都是脆弱的，所以不仅在传统社会中成人会避免向儿童提及鬼魅之事，在我国的儿童文学产生及发展过程中，也极少有表现鬼怪灵异空间的作品。终于，汤汤实现了对这一童年禁忌空间的成功突围，她所创作的一系列“鬼童话”，如《穿茉莉花风衣的鬼来了》《来自鬼庄园的九九》《到你心里躲一躲》《流萤谷》《睡尘湖》等等，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人们谈之色变的“鬼”，空间背景则是可以与人世空间相互沟通的鬼怪灵异空间。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鬼的存在？鬼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生活又和人类的生活有何不同呢？这些问题大约总是在敲击着儿童的好奇心，成人对此的秘而不谈更是让鬼怪灵异空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汤汤便是那个主动为儿童揭开神秘面纱的人，她所书写的这种未曾在儿童文学中出现的神秘空间背景极大地满足了儿童的好奇心，自然为儿童所喜爱。另外，鬼怪灵异空间不仅是汤汤“鬼童话”的整体空间背景，同时也作为独立的空间元素发挥着叙事功能。“在文学空间批评者看来，文本的空间元素不仅是场景和舞台，它们还具有表征人物形象、标志叙事进程等叙事功能。”^[2]汤汤的“鬼童话”系列作品中不同鬼怪们所居住的不同住所便能够很好地表现出他们的形象特点：比如说《睡尘湖》中小鬼“红醉”居住的睡尘湖，“湖水蒸腾着袅袅的雾气，碧蓝的湖面若隐若现，若隐若现的，还有一座小岛。”“放眼望去，青色拥着白色，白色衬着红色，红色环着蓝色，如此鲜艳，又如此澄净，真的会让人忘记一切的一切哦”^[3]可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如同仙境的地方依然留

不住“红醉”的心，她心心念念的只有早日和父母团聚，于是一个重视亲情又贴心懂事的小鬼形象便跃然纸上了；再比如《来自鬼庄园的九九》中的女鬼“透透”居住的大片薰衣草田，正如故事中的“蓝哥”所说：“喜欢薰衣草的人一定是情感非常丰富，对什么都留有依恋的人，淡到极处，又刻在心底。”^[4]的确，“透透”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忧郁又情感细腻的女鬼；再如《到你心里躲一躲》中的鬼们住在一个叫“傻路路”山包似的的地方，正如“傻路路”这个名字一样，那里的鬼都是一些傻傻的鬼，他们只喜欢孩子，可以任由孩子取走他们最宝贵的东西。此外，在汤汤的“鬼童话”系列作品中人类世界与鬼怪灵异世界是并存的空间，儿童读者可以跟随故事中的小主人公穿梭往返于两者之间，使得文本叙事变得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叙事，而是呈现出一种立体化和空间化的结构，这种稍显复杂的结构模式也打破了儿童在阅读过程中的习惯性线性思维，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与思辨性。由此可见，汤汤笔下的鬼怪灵异空间不仅有着复杂的情感言说功能，也具有一定的文本结构功能，这一在传统中被视为童年禁忌的空间在儿童文学领域的介入，的确为儿童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到未知的世界去：打破空间界线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儿童的空间生活日益趋向驯养化、制度化和孤岛化。^[5]主要表现在成人对儿童身心发展的过度紧张使得他们不停地为儿童建构封闭的空间去保护儿童，户外活动也经常被视为一种带有危险性的可怕活动；儿童空间与成人空间之间出现了严格的区分，在儿童专有空间内的规则设定越来越多；留给儿童的体验性空间越来越少，面对面的交流被陌生与隔离所取代。儿童文学同样坚守着这种对待儿童生活空间的严格性与严肃性立场，但儿童天性固有的对不公平压迫的反抗性使得他们并不会对此束手就擒，他们绝不会发自内心地去接受那些教导他们家、学校是最安全和有趣之地的书籍，一旦有机会，他们便会主动去寻求那些能够带给他们天马行空的幻想感、神秘莫测的冒险感并带领他们进入未知世界的书籍。周作人先生早在他的儿童文学理论专著中谈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

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6]由此可见，儿童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有着极强的能动性，他们总是想要冲破成人设定的空间界线，想要亲自为自己所生活的空间去定义和赋值。因此，“那些无法引起他们共鸣，无法用画面吸引他们的眼睛，无法用活跃的想象力点燃他们的思维的书；那些只会教他们和学校里能学到的一模一样内容的，令他们昏昏欲睡梦幻消散的书籍，他们将一一拒绝。”^[7]

到未知的世界去！儿童一直在内心如此呐喊，他们不会满足于成人为其建构的专有空间，相反，他们会积极主动地参与生活，甚至试图闯入成人的空间去窥探成人世界的奥秘。成人空间是一个相对于儿童空间的概念，它不同于儿童空间的纯然、感性、脱俗，而是一个充满成人化秘密的空间。所谓成人化秘密即指：“随着童年这个概念的发展，社会开始收集内容丰富的秘密，不让儿童知道：有关性的秘密，也包括有关金钱、暴力、疾病、死亡和社会关系。由此，甚至还发展出了语言秘密，亦即大量不能在儿童面前说的话。”^[8]虽然儿童文学总是排斥这种充满秘密的成人空间的介入，但儿童却恰恰需要那种打破专有儿童空间界线，带领他们进入秘密世界的有趣书籍，于是便有了儿童文学领域对童年禁忌空间的突围尝试。

汤汤率先打开了童年禁忌空间的一处缺口。鬼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由成人的想象建构起来的空间，其内部通行的自然也是成人社会的法则。比如在传统的鬼怪故事里，鬼会因为生时的冤屈而在死后报复性的伤人，人会采取一切措施对付恶鬼，人类世界与鬼怪世界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对立的状态。相反，儿童却天然地保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鬼怪在他们的头脑想象中并不可怕，并且在他们看来，鬼怪世界内部应该通行的是他们所能理解的空间法则——游戏规则。汤汤可以说深谙儿童的这种游戏性思维，在她的“鬼童话”中，她努力打破了成人空间世界的法则，从而将鬼怪灵异空间以一种游戏性的方式纳入到了儿童的空间世界之中。例如《来自鬼庄园的九九》中的鬼庄园，采摘食物的顺序和进食顺序都要按照鬼公主的命令来，小鬼们一旦破坏顺序，就会饿肚子或肚子痛；《鬼牙齿》中的鬼世界有不能吃辣椒的日子，不能吃面包的日子，不能吃蚱蜢的日子等等，一旦破坏规则便是犯了很严

重的错误；《别去五厘米之外》里的球球小妖们不能离开房子五厘米之外、离开房子的时间不能超过十九秒、和另一座球球小房要保持十四厘米的距离；《给枣子打麻花辫》中一个鬼和一个人见面的次数不能超过一百次。可以看出，这些童话中的空间生存法则完全是儿童式的，任性而随意，甚至有点像儿童常玩的过家家游戏。通过这种游戏化的处理方式，鬼怪灵异空间在汤汤的笔下不再是儿童禁止进入的空间，儿童式的空间生存法则与成人空间生存法则发生对抗，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界线在儿童文学中实现了一种有意义的突破。这种对童年禁忌空间的突围对儿童来说是刺激的、冒险的、很好地迎合了他们“到未知的世界去”的探索精神，正如儿童文学学者李利芳所说：“儿童的心理特质是冒险与好奇的，所以故事的讲述一定要符合他们的一般心理诉求，渗透‘惊、险’的审美元素、融‘惊险’与‘游戏性、轻松性’为一体。”^[9]汤汤的“鬼童话”即符合这一要求，这使得她在童年禁忌空间的突围战斗中取得了可喜的胜利。

三、为儿童守护一方乐土：爱与美的空间

汤汤的胜利一方面在于其对童年禁忌空间的突围，另一方面也在于其一直以一名儿童文学作家的责任担当与人文关怀对禁忌空间进行一定的防守，努力为儿童守护好一方乐土。纵观汤汤的“鬼童话”，可以说，她对童年禁忌空间的突围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突围，实则从未放弃坚守儿童文学在文学空间上的本质要求——为儿童提供纯然、简单、快乐、没有世俗浸染的童年空间。著名儿童文学理论专家王泉根教授曾说：“以善为美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10]童年，作为人生命的初期，寄寓着人类的希望与未来，每一位儿童文学创作者都会自觉地把保护童年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无论儿童文学作家向孩子呈现的是何种光怪陆离的世界，他们都会对故事中的空间进行一种艺术化处理，最终将其转化为一个在本质上仍是真善美的和谐空间，而这种转化后的空间才是儿童文学的最终空间指向。

汤汤“鬼童话”中的鬼魅世界，与人们传统想象中“阴曹地府”的阴森恐怖截然相反，是一个充满童话色彩的空间，更是一个带有些冒险与未知的奇妙乐园。《来自鬼庄园的九九》中的鬼庄园

俨然是一座红彤彤的城堡，鬼公主住的房子有着“莲花之魂”的美丽名字，住在那里的小鬼们每天都过着采菜菜、摘果果、挖瓜瓜那样井然有序的生活，这样的鬼庄园是完全童趣的，儿童完全不会感受到危险可怕的气息；《木疙瘩山的岩》中的小鬼“岩”住在一座矮山里，他的房间和人类孩子的房间有些相似，那里摆满了“岩”自己收集的石头和树叶，就如同人类孩子也会花很多心思收集自己心爱的东西在自己的房间中一样；《穿茉莉花风衣的鬼来了》中的鬼叔叔生活在一座在花江中央的美丽孤岛，他的屋里有许多木架子，上面摆满了缀满茉莉花的碗；《睡尘湖》中小女鬼“红醉”生活的地方更是如同仙境，那里长满了美丽又美味的睡尘花，生活着善良的“洗尘仙子”。很显然，汤汤将鬼怪灵异空间这一传统意义上的童年禁忌空间进行了某种美化处理，这样，原本对于儿童来说是禁区的地方因为童话般的安全可靠就变得不再是禁忌空间了。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相对于儿童，成人永远是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主导方，鬼怪灵异空间从排斥儿童进入到允许儿童进入，并不是真正接纳儿童进入成人社会空间的表现，经过处理转化后的童年禁忌空间本质上仍是成人希望儿童应该待在的安全纯然的空间。汤汤的“鬼童话”虽然以鬼怪灵异空间为背景，但本质上仍遵守着儿童文学书写真善美的宗旨，正如汤汤在她的童话《流萤谷》自序传中所说的那样：“那一定是老天送给我的礼物，让我在写‘鬼’的童话里，写人性，写人情，写人世间，写生命的孤独和悲喜，写我对活着和对世界的感悟，专注又痴迷。”^[11]鬼怪题材、灵异空间这些都不是汤汤的重点，人性的美好与生命的真谛才是她真正想向儿童传达的主题，也就是说，无论故事所置身的空间背景是哪里，只要是写给孩子阅读的文本，那么就只能是读来可亲可爱的而不是可怖的。正如佩里·诺德曼所说：“故事是儿童玩耍、不负责任、像孩子一样的安全之地——之所以安全，是因为成人已经为他们消除了世界的破坏性方面，使之比较美好。每个故事都是成人所设想的脆弱而纯真的童年能够安全存在的空间。”^{[12]234}儿童文学是为儿童的，与成人文学的根本性的区别就在于：“成人小说着手描绘和解释世界的真实样子；儿童书则呈现它应该是的样子。”^{[12]227}正如成

人世界的秘密与生存法则永远不会向儿童真正敞开一样，儿童文学也绝不会将儿童放置在真正的成人空间之内，尽管成人作家表面上看似在招手欢迎儿童进入成人空间，但他们带领儿童进入的仅仅是为了满足儿童的好奇心而特意为其建构的儿童式成人空间。因为真正的秘密世界并不适合儿童柔弱的童心与易碎的童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童年禁忌空间将永远处于成人重兵把守的状态之下。这种防守也是无可厚非的，冒险性、禁忌性的空间背景固然能够解放儿童的天性，但过于黑暗恐怖的基调则会为童年蒙上灰暗的色彩，观之汤汤“鬼童话”系列作品的成功，也许对童年禁忌空间的艺术性转化才是在贴近儿童天性的同时又能为儿童守护好一方乐土的最好方式。

四、结语

尽管文学空间研究日益为学者们所重视，但空间向度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研究还处于不饱和状态，应该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研究话题。儿童文学中的空间向度是不同于成人文学的，成人文学中的空间可以没有边界、没有禁忌，但作为成人写给儿童并希望潜移默化的精神滋养中塑造理想儿童的儿童文学，其空间把控是非常严格的，于是便出现了一些儿童文学中的童年禁忌空间，对这些童年禁忌空间的探讨对于深入理解儿童文学的普遍特质、挖掘儿童文学的深刻内涵、引导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创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汤汤的“鬼童话”系列作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作品中所呈现的一种童年禁忌空间类型——鬼怪灵异空间，认为这种将某种童年禁忌空间引入到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大胆尝试迎合了当下儿童的心理诉求、符合当今时代以儿童为本位的童书创作理念，是一种对儿童专有空间束缚性的突围，也为儿童文学创作拓展了新的空间领域；但同时也看到，这种对童年禁忌空间的突围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冲破藩篱，成人作家对童年禁忌空间的艺术化处理使其与儿童式的简单纯美空间变得无异，成人作家努力建构的仍然是适合儿童精神生活的爱与美的空间。汤汤的“鬼童话”系列作品是一个典型，它反映出儿童文学作家童年观念的普遍趋同

(下转第21页)

她的童话中都找到了转变的可能。作家充分运用想象力，塑造出一个又一个鲜明的童话形象，不落痕迹地连接起幻想的维度与现实的维度，悄然无声地抵达童年生命的深处，给予每一个孩子飞翔的翅膀。

当然，最重要的是，无论轻松快乐，还是忧伤孤独，林格伦的身体和童话里都住着一个孩子。正如她所讲述的一个梦——“我梦见我要在火车上遇到最高首长。这可是件大事，一定很隆重。但是当他走来时，他的个子很小很小，像个孩子。我只得用手抱着他穿过斯德哥尔摩。”^{[5]352}就这样，林格伦拥抱着自己的童年走进了每个孩子的童年。

[参考文献]

- [1] 柳德米拉·勃拉乌苔. 回顾你的童年时代——林格伦访问感得录 [J]. 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0(4): 103-107.
- [2] 王晔. 她们曾这样活过 [N]. 文艺报, 2017-05-10(6).
- [3] 阿斯特丽德·林格伦. 米欧, 我的米欧 [M]. 李之义, 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
- [4] 阿斯特丽德·林格伦. 绿林女儿 [M]. 李之义, 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
- [5] 玛卡利达·斯特罗姆斯泰特. 林格伦传——童话外婆的精彩人生 [M]. 李之义, 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
- [6] 阿斯特丽德·林格伦. 长袜子皮皮 [M]. 李之义, 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
- [7] 阿斯特丽德·林格伦. 小飞人卡尔松 [M]. 李之义, 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
- [8] 刘绪源.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 [9] 阿斯特丽德·林格伦. 狮心兄弟 [M]. 李之义, 译.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 220.
- [10] 李利安·H. 史密斯. 欢欣岁月 [M]. 傅林统, 译. 台北: 富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9: 53.
- [11] 朱自强. 儿童文学的本质 [M].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 325.

(上接第14页)

性——既要突围又要防守。“鬼童话”系列作品的广受欢迎与好评不断足以说明，汤汤对童年禁忌空间的独特处理方法是成功的，我们有理由去相信，其将为今后儿童文学创作中童年禁忌空间的书写方式提供新的路径参考，为未来儿童文学打破传统注入新的生命活力。

[参考文献]

- [1] 方卫平. 图文之间的权力博弈——图画书中的禁忌与童年美学建构 [J]. 贵州社会科学, 2011(6): 57.
- [2] 王欢欢. 空间转向与文学空间批评方法的建构 [J]. 中国文学研究, 2018(2): 64.
- [3] 汤汤. 睡尘湖 [M].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 27.
- [4] 汤汤. 来自鬼庄园的九九 [M].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 86.
- [5] 黄进. 儿童的空间和空间中的儿童——多学科的研究及启示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6(3): 21.
- [6] 周作人. 周作人论儿童文学 [M].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2: 122.
- [7] 保罗·阿扎尔. 书, 儿童与成人 [M].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 62.
- [8] 尼尔·波兹曼. 童年的消逝 [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5: 70.
- [9] 李利芳. 中国发生期儿童文学理论本土化进程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252-253.
- [10] 王泉根. 论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2): 46.
- [11] 汤汤. 流萤谷 [M].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
- [12] 佩里·诺德曼. 隐藏的成人: 定义儿童文学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